



骨肉情

# 一树枇杷甜

□吴琰

父亲几年前就退休了,在家不算太忙,有一天打电话说要给我送枇杷来。从内心讲,若不是看父亲退休后无事可做,想着让他跑跑腿,我真的不太想让他送来。家中门前的那棵枇杷树是我上高中时栽下的,已经有好多年头了,开始结枇杷时我就工作了,有一次我也吃了一颗,但是味道却不太尽如人意。

父亲坐公交车来,把枇杷送到后就匆匆赶回去了。直到吃完晚饭,看女儿玩了正开心,我问她:“韞涵宝宝,爷爷今天送来了他自己种的枇杷,要不要尝尝?”女儿兴奋地喊道:“要!”女儿特别喜欢爷爷,所以她听到“爷爷自己种的”时,迫不及待地打开了篮子,摘下一颗枇杷自己剥了起来。

我也认真地看了一眼,一串串大黄的枇杷。父亲摘下的时候都是一串一串连着梗的,肯定是觉得这样保鲜时间会比较长,就连前一次给我们拿樱桃来,也都是是一大串连枝带叶的。枇杷无论是个头还是色泽,都无任何过人之处。唯一引起我注意的是,今年的枇杷好像要黄了一点,倒是有点像市面上的“白沙枇杷”,一个相对甜度比较高的品种。我隐约记得,当年父亲栽种的时候,就是因为他吃到了一颗很甜的白沙枇杷,然后特意留下了种子,种进了门前的花坛里,期待过两年也能长出一树甜枇杷来。毫无种植经验的父亲等了两年后,枇杷树倒是长得枝繁叶茂,然而枇杷的味道总有点不满意。当然除了父亲之外,也没人在意这事。况且,即使果子吃不了,果树

长在院中郁郁葱葱的,看看也好。

我还在回想种下这棵枇杷树时,女儿已经开始剥第二颗了,“好吃吗?”“嗯!甜”我瞥了一眼女儿,汗水已经顺着她的小臂流到手肘处,但是她吃得专心,毫无察觉,我递了张纸巾给她。如果这时爷爷能亲眼看到孙女吃得甜甜的一霎,一定格外开心。

随后我也剥了一颗塞进嘴里,汁水流向齿间,我愣了一下,确实甜,鲜甜鲜甜的,脑海中的第一反应是:不会是父亲去别处买来的吧?家中那棵枇杷树绝不可能有这么甜的枇杷。

带着这样的疑问,我马上给父亲发了信息:“难以置信!太甜了!老爸,这枇杷真的是咱家树上结的?”过了一会儿,父亲才回我信息。他说前年给枇杷树嫁接过了,今年可能跟天气、采摘的时间也有关系,若是再晚点采,果子都快要裂开了。我知道,市面上卖的枇杷很多都为了抢早上市、卖个好价钱,没等到成熟就采了下来,甚至有的还用了催熟剂,要不就是采的时间是刚刚好的,但是辗转到我手上的时候已经没那么新鲜了,肯定没法与父亲这新鲜的枇杷相提并论。

枇杷树一年年长大,父亲也一年年变老,他用大把寂寞的光阴,培育出了一树甜枇杷,就等着果子熟了,送来给孙女吃。枇杷甜,他心里更甜。今年父亲节,我通过手机特意给父亲发了个红包,表达对父亲的谢意!待到明年春天,枇杷树花开结果,我劝父亲和母亲来这里和儿孙们一起生活。

回眸  
李咏

同学情

# 梅雨霏霏忆学兄

□顾立九

窗外,淅淅沥沥地下着雨,阴沉的天幕似乎在诉说着什么。天堂里的守桁兄,你还好吗?静听窗外梅雨声,心中的情愫久久不能平静。我和守桁兄交往的点点滴滴一一浮现在眼前。

1955年的秋天,我和单守桁同时跨进通中的大门。他进校不久即崭露头角,当上校学生会主席。3年后,我们又一同进入南通师专。在师专,守桁更显现其成熟和才华,他多才多艺,诗词、绘画、歌咏等都有所涉足。他还创作了一部小话剧,这部话剧当年在市文化宫三楼的舞台上公演过。我和守桁都在剧中扮演角色,这是我唯一一次演出话剧。

师专毕业后,守桁留校筹办师专附中,我则分配到南京工作,8年后调回南通。其后几十年,两人都忙于工作和家庭,偶尔相遇,也很短暂。是母校通中的百年校庆把都已退休的两人又拉在了一起。2007年11月的一天,当年高三(4)班的顾永荷奉学校之命,把我们58届的十几位校友召集在一起。就在那次会上,成立了“通中58届校友理事会”,周桂芝任会长,我为常务副会长,守桁则为副会长兼秘书长。守桁还担任《通中人》主编,《通中人》是理事会创办的一份内部刊物。从2007年到2013年的6年间,理事会每年举办一次全年级同学聚会,组织校友参加母校百年校庆,出《通中人》杂志11期,这里面,凝聚着守桁学兄无数的心血和智慧!

2013年8月,守桁因患癌症手术治疗。当年10月,58届校友举行毕业55周年纪念活动,会议中途,身体

虚弱的他由其夫人冒秀英陪同来到会场,共话同学情。好在其后守桁身体逐渐恢复,又参与了58届校友理事会的工作。2018年5月,我们又成功举办了58届校友毕业60周年庆典,为此守桁付出了很大精力,其中每位校友收到的纪念品笔筒,他在上面亲笔题写“诚恒永铸”四个大字。

去年12月下旬的一天,我接到大学同学陈有明的电话,称守桁旧病复发,又患新病。第二天下午,我匆匆赶到守桁家,他坐在床上与我交流。由于病情,声带受到影响,说话声音很低,有时还不得不写字条交流。他告诉我,已在附院放疗了半个月左右,由于病床紧张,每天家和医院来回跑。他还告诉我,百忙中挤时间,将他大哥二哥的文稿编成一本书已印刷完成。说到这他清瘦的脸上露出了笑容。

回来后我即与附院老专家邓传宗联系。不久,守桁终于住进了病房。今年1月8日上午,我约了几位校友到医院看望守桁,老同学们送上了夹有“祝早日康复”小纸板的鲜花和慰问金。我们每个人都上前与他简短交流。他在纸上写下“我永远怀念58届的校友们”一行字后,我们挥手告别!

后来因疫情,我们不方便去医院探视,我只有与护工联系,了解病情。6月19日下午,我忽然接到守桁小儿子的电话,得知守桁兄已于下午4时逝世。6月21日,是最后送别守桁学兄的日子。全场近百人在低垂的哀乐声中向他三鞠躬,做最后的告别。

梅雨霏霏,如泣如诉。守桁操劳了一生,你到天堂后该好好休息了!



父女情

# 陪女儿摆摊

□赵自力

说起摆摊,女儿是老摊主了。

她在读小学六年级时,就曾在公园里摆摊。当时我们策划了许久,从宣传到摆摊地点,都精心作了准备。但女儿摆摊“首次秀”成绩并不好,只赚到了10元钱,其中5元的商品还是熟人买去的。她对摆摊的热情一下减退了许多,也才知道钱并不是她想的那样好挣。

我们不断开导她,告诉她万事开头难,打开了局面就好了。后来,她的一个好朋友加入“团队”,成了她摆摊“合伙人”。一人忙着吆喝,一人计算着价钱。她们甚至谈好了“分成”,利润一人一半。除了把家里闲置的玩具、学习用品拿出来卖外,她们甚至到批发市场去进货,什么卖得好就进什么,一副深谙市场规律的样子。女儿她们摆摊时,我就在旁边转悠,不时帮点小忙,主要还是保障她们的安全。

在摆摊中,她们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,如有人提醒哪个地方人流量大,可以去试试。还有人对她们的摆摊竖起了大拇指,鼓励她们“创业”。这些温暖的话语,都给了女儿莫大的勇气。她们由每个月摆摊一次,后来发展成一个星期一次,每

次半天。时间一长,女儿不仅敢开口吆喝了,还能跟顾客讨价还价。在我眼里,女儿讨价还价的样子真好看。当然,她也会受到委屈,有的顾客会把价压得很低。每次摆摊结束,我都会帮她们收拾,然后开车带她们回家。她们会算赚了多少钱,把钱分好,然后分享摆摊的心得体会,当然也会不断地吐槽。

六年级那年,女儿出摊几十次,赚了1000多元。这些辛苦钱,她有自已的打算,把购买图书和学习用品全部纳入了“财政预算”。女儿知道了钱的来之不易,所以每一分都要花在刀刃上。

现在女儿渐渐长大了,我对女儿的摆摊大力支持。这次女儿卖的货物比较全面,主打学习用品,然后是各种玩具,卖不了可以自己用。由于她是老摊主,套路熟悉,所以重新开张对她来说小菜一碟。我常常把她送到目的地,然后陪她一起摆摊。没什么顾客时,我常常读读书,或者聊聊天,女儿说跟我特别能聊得来。在她们这个叛逆的年龄,说这话还真不容易。我们有空就去摆摆摊,除了能挣点零花钱外,更主要是学会怎么生存。

陪女儿摆摊,是一种幸福的体验。